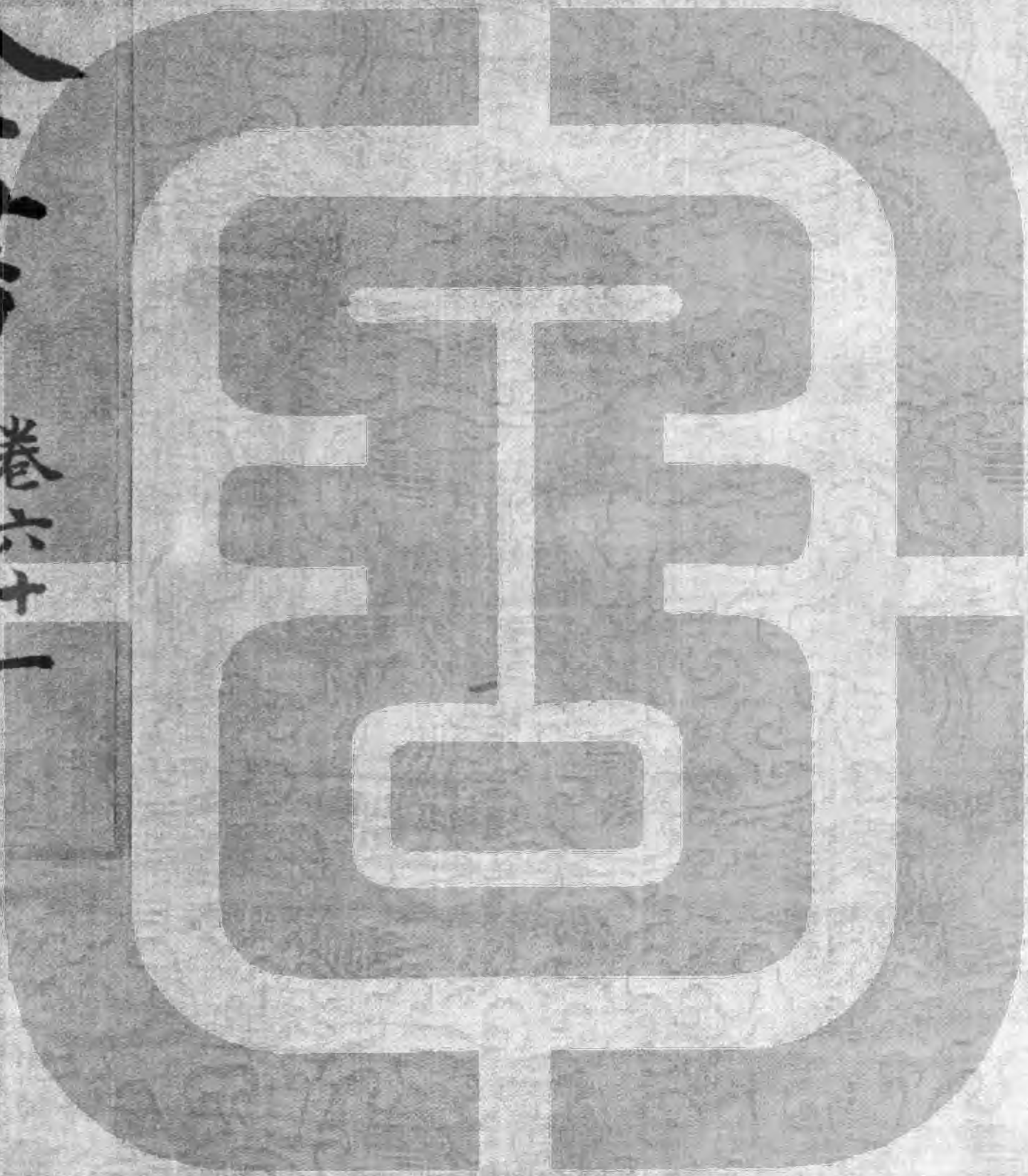


性理大全書

卷六十一

之六十二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一

歷代三

陳平



或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諫。程子曰。王陵廷爭不從則去其位。平自意復諫者未必不激呂氏之怒也。夫漢初君臣徒以智力相勝。勝者爲君。其臣之者非心說而臣事之也。當王諸呂時而責平等以死節。庸肯苟死乎。○陳平只是幸而成功。當時順却諸呂亦只是畏死。漢之君臣當恁時豈有樸實頭爲社稷者。使後來少主在事。變那時他也則隨却。如今周勃先入北軍。陳平亦不是。

推功讓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此。

龜山楊氏曰。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以獨任。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則高祖固有疑平之心矣。然終其世不見其隙。蓋天下初定。國家多故。諸侯內叛。夷狄外陵。平為護軍。常從征伐。不據重兵。不親國柄。故能免也。然高祖謂平難獨任。王陵可以佐之。而陵終以戇見踈。無益於國。其後平專為丞相。天下無間言。卒以功名終。

不其反歟。知人惟帝難之。信矣夫。

或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謂宰相之職。或以為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莫大於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朱子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要之。相得其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

或問良平漢之功臣也。十八侯之次。良平何以不與。高后四年。差次功臣。其位愈下。何歟。潛室陳氏曰。漢封功臣。

其盟誓之辭曰。非軍功不侯。於軍功中又三事最重。一曰從起豐沛。二曰從入關中破秦。三曰從定三秦。十八侯位次全論此三事。良平皆後附。良雖從沛公。但其時自有故君韓氏。以不在此數。又良平皆帷幄謀議。不履行陣。所以諸軍功者率在先。

王陵

或問王陵周勃陳平處呂后之事如何。南軒張氏曰。夫以呂氏之凶暴。欲王諸呂。其誰扼之。獨問此三人者。蓋亦有所憚也。非特憚此三人。蓋實憚高帝之餘威流澤之在天下也。陵引高帝白馬之盟以對。其言明切。固足以

折其姦心。如砥柱之遏橫流也。使二子者對復如陵。吾知呂氏將悚焉。若高帝臨之在上。且懼天下之變。或縮而不敢。未可知也。彼二子者。乃唯然從之。反有以安其邪志而遂其凶謀。既分王諸呂。而呂氏羽翼成就。氣焰增長。然則呂氏之欲篡漢。二子實助之。予謂二子方對呂氏時。其心特畏死耳。未有安漢之謀也。退而聞王陵之責。顧高帝之眷。思天下後世之議。於是而不遑。則有卒安社稷之言耳。雖然。使二子未及施計。先呂氏而死。則是乃畔漢輔呂。不忠之臣。尚何道哉。抑二子安劉氏之計亦踈矣。不過之於爪牙。未就之初。而捄之於搏擊。

磔裂之後。觀其間居深念。與劫酈寄入北軍等事。亦可謂窘迫僥倖之甚。夫豈全謀哉。酈寄不可劫。北軍不可入。呂頌之謀行。則亦殆矣。忠於人國者。固如是哉。人臣之立朝。徇義而已。利害所不當顧也。功業之成。不必漸出於吾身也。義理苟存。則國家可存矣。借使王陵以正對平勃。又以正對呂氏。一日而尸三子於朝。三子雖死。而大義固已皎然如白日。轟然如雷霆。天下之義士。將不旋踵四面並起而亡呂氏矣。安劉氏者。豈獨三子為能哉。使人臣當變故之際。畏死貪生。不知徇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于後。此則國家何所賴焉。亂臣賊子所

以接踵於後世也。其弊至於如荀彧馮道之徒。而論者猶或賢之。豈不哀哉。夫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傑是已。其始終之論。皆以母子天性為言。拳拳然曰。以復廬陵王為事。然其所以紆餘曲折而卒成其志者。則用功深矣。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仁傑豈必功業於其身者哉。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濟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為法。

叔孫通

朱子曰。叔孫通為綿蕝之儀。其效至於群臣震恐無敢喧譁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享。群臣氣象便大不同。蓋只是

秦人尊君卑臣之法。曾二生之不至。亦是見得如此。未必能傳孔孟之道。只是他深知叔孫通之爲人。不肯從他耳。

或問叔孫通定禮樂。召兩生不至。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漢初朝廷無禮。群臣拔劍擊柱。若從兩生。無救於目前。從叔孫。則又因陋就簡。揚子雲獨以大臣許兩生。如何。潛室陳氏曰。人有所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叔孫通盜儒。稍有節操。人便不因之而進。兩生不是欲待百年。但以叔孫通非興禮樂之人。故設辭以拒之耳。子雲以其自重難進。有所不爲。故以大臣許之。蓋因其出處。

之間。可卜其事業也。

四皓

朱子曰。漢之四皓。元稹嘗有詩譏之。意謂楚漢分爭。却不。出。只爲呂氏以幣招之。便出來。只定得一箇惠帝。結裏。小了。然觀四皓。恐不是儒者。只是智謀之士。○問四皓。是如何人品。曰。是時人材。都沒理會。學術權謀。混爲一區。如安期生。蒯通。蓋公之徒。皆合做一處。四皓想只是箇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語。重如願爲太子死。亦脅之之意。又問高祖欲易太子。想亦是知惠帝人才不能負荷。曰。固是。然便立如意。亦了不得。蓋題目不正。諸將。

大臣不心服。到後來呂氏橫做了八年。人心方憤悶不平。故大臣誅諸呂之際。因得以誅少帝。少帝但非張后子。或是後宮所出。亦不可知。史謂大臣陰謀以少帝非惠帝子。意亦可見。少帝畢竟是呂氏黨。不容不誅耳。杜牧之詩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

趙堯 季布 劉章 張蒼 酈寄

龜山楊氏曰。予讀漢史至呂戚之事。未嘗不為之廢卷太息也。以高帝之明。惓惓於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堯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呂后以堅忍之資。濟之以深怨。積怒其於趙王也。欲得而甘心焉。久矣。雖韓彭之強。有

弗利於己。去之猶發蒙耳。一貴強相。何足以重趙哉。善為高皇計者。盍亦反諸己而已。不以衽席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貴者不陵。賤者不逼。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是將化天下以婦道。如關雎之時。豈特無母禍而已哉。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稱其仁。管仲之不死。繩以春秋之法。則其義固有在矣。世莫有能窺之者。方季布髡鉗奴辱於朱家。非有深計遠慮也。期以免死而已。班固謂賢者誠重其死。夫死非其所。固賢者所重也。然君子固有舍生而取義者。固之為此說。豈非

以管仲之事與之乎。是皆未明春秋之法也。揚子曰。明哲不終事項。其義得之矣。

予讀高五王傳。至劉章言田事及誅諸呂一人亡酒者。未嘗不為之寒心也。方高后欲強諸呂。雖大臣平勃等皆俛首取容而已。其志非忘漢也。觀王陵之事。則可鑑矣。使章以才見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為也。尚何及哉。

張蒼吹律調樂定律令。若百工作程品。其有意乎推本之也。當是時。漢廷公卿皆武夫軍吏。無能知書者。唯蒼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尤邃於律曆。有所建

明。宜無不從也。然其術學踈陋。猶以漢當水德之盛。正朔宜因秦。弗革。卒以此絀。惜夫。

諸呂之王。非漢約。天下莫與也。產祿擅兵。欲危劉氏。忠臣所共切齒。而酈寄固與之友善。而商亦莫之禁。何也。其謀呂祿也。劫之而後從。則商寄之罪均矣。雖絳侯賴之以入北軍。功不足以贖其罪也。使商不就劫。而呂氏得志。則寄之父。子得無非望乎。其賣友非其本心也。

張釋之

龜山楊氏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利口捷給。古人賤之。若上林尉。居其位。不知其任。至十餘問。不能對。是謂

不任職。非訥於言者也。張釋之以絳侯張相如方之。過矣。文帝問絳侯。天下一歲決獄幾何。絳侯不能對。又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不能對。帝以問陳平。平條析甚辨。文帝善之。絳侯愧汗洽背。自以其能不及平遠甚。若是以絳侯為賢。平為喋喋可乎。予謂上林尉真亡賴。而虎圈畜夫。雖口對響應。亡窮。然上所問。乃其職事。非利口捷給也。豈足深過之歟。

或問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二者何以異。東萊呂氏曰。以史氏之辭論之。則民自以為不冤者。勝於天下無冤民。蓋天下無冤民者。所

斷皆當其罪。罪人未必皆心服也。然以實攷之。則定國實不勝釋之。

或問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若趙蓋韓楊之死。謂之不冤可乎。或者說宣帝時廷尉不獨一于定國。雖獨不在定國。而定國坐視四子之死。亦不能效張釋之之守法。如何。潛室陳氏曰。漢卿有罪。未必悉下廷尉。自有詔獄。多丞相御史大夫治之。或下中二千石雜議。廷尉所謂平者。非必皆寬縱之謂。剛不吐柔不茹者。平也。趙蓋韓楊之死。今作文人但浪說耳。

周亞夫

五峰胡氏曰。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身亡宗。是功名富貴誤之也。知道者。屈伸通變。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何足以病之。張子房進於是矣。

或問周亞夫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不知是否。朱子曰。此軍法。又問大凡爲將之道。首當使軍中尊君親上。若徒知有將而不知有君。則將皆亞夫固無害也。設有姦將一萌。非意則軍中之人。豈容不知有君。曰。若說到反時。更無說。凡天子命將。旣付以一軍。只當守法。

賈誼

或問賈誼。程子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之。其識末矣。其亦不善學矣。

龜山楊氏曰。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資。抱負其器。頗見識拔。慨然遂以身任天下。而絳灌之徒。出於纖薄。販繒之武。夫先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高帝所與平天下。定法令。又皆其身親見之也。誼以踈逖晚進之人。欲一日悉更奏之。彼其心。豈能恣然耶。此讒譽之所由起也。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要君也。蓋天下重器。不可易爲之。王業之大。必遲久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足以有爲也。其尊德樂

義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鍾於我何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誼之草具儀法。與夫三表五餌。其術固踈矣。當是時。人君方且謙讓未遑也。誼身非宰輔。乃汲汲然自進其說。蓋亦不自重矣。在我者不重。故人聽之也輕。及夫以才見忌。不容於朝。出爲王傅。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是欲嬰撫在廷之臣。而出其上。也豈不召禍歟。孔子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於誼有之。○漢之儒者。若賈誼。用力亦勤矣。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篤者終莫之與也。朱子曰。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近道。

理不至如儀秦蔡范之甚爾。他於這邊道理見得分數稍多。所以說得較好。然終是有縱橫之習。緣他根脚只是從戰國中來故也。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極好處也。只有正義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太麓南軒張氏曰。賈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知學者也。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乎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反復誦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中來也。讀其奏篇。則二子氣象如在目中。而其平生出處語默。亦可驗於是。

矣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使其聽仲舒之言則天下蒙其福矣孰謂緩而不切也耶

或問賈誼陳治安策論民俗奢侈盜賊乘時而發夫文帝躬修玄默移風易俗以誼言觀之所謂移風易俗者安在潛室陳氏曰誼然有疎密太過處惟文帝能受盡言史臣謂誼之言亦略施行文帝風俗好處誼不為無助

論人素盜賈山馮唐鄒陽枚乘

龜山楊氏曰淮南王之驕恣其荏禍久矣然徵之即至則反形未具以檻車遷之是將置之必死也不早辨之養成其禍卒至乎敗國亡身文帝不無罪也鄭共叔不義

得衆詩人以刺莊公而春秋交譏之正謂此也然則人君不幸有弟如淮南者宜柰何若舜之於象放之有庖可也袁盎不能明義以正其君乃以無稽之言謂之不亦過乎若七國之反聞見錯之欲治已也反以奇禍中之此戰國策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賊其志一也特繫其發之先後耳不念國家之大計乃欲因禍以釋一己之私怨若二人又何足誅哉而班固謂盎仁心為質謀矣

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為論盛言其侈靡貪狠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之

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為過也後世驕君
諛臣恃天下無虞而不知儆戒有聞斯言必以為訕矣
其取禍敗不亦宜乎

馮唐謂文帝不能用頗牧其言雖有激然亦深中其病
也夫李牧之為趙將也軍市之租皆自用賞賜皆決於
外不從中覆故能有成功魏尚守雲中上功首虜差六
級文吏即以法繩之以是較之文帝不能用李牧信矣
楊雄謂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為不能用頗
牧夫孫武斬吳王之寵姬穰苴斬齊君之寵臣與其使
者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騾皆在軍不受君令也古之為

將者皆然豈獨亞夫乎然則文帝未嘗詘而亞夫之軍
未嘗信也謂之有激云爾則得矣

吳王怨望陰有邪謀鄒陽枚乘之徒不能明義以導其
君而區區以利說之宜乎其無益也及吳兵西嚮而枚
乘猶以民之輕重國之大小為言則是使吳重大而漢
輕小則吳兵可得而進也吳亡乘不及禍而卒以取重
於世幸矣夫

田叔

龜山楊氏曰班固謂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
予謂田叔之隨王雖以身死之何益於趙此與婢妾賤

人感慨自殺者何以異哉。烏在其為知所處。子孟舒為雲中守。而士爭臨城死敵。此誠長者。而田叔乃以隨張王。事首稱之。斯言豈特為舒而發。抑亦自賢耳。夫舉人以自賢。是豈長者之言乎。

五峰胡氏曰。田叔悉燒梁獄詞。空手來見。可謂善處人子。毋兄弟之間者也。漢景忌刻之君也。而能賢田叔。有過人之聰明。越人之度量者。何歟。以太后在上。不敢肆故也。天理存亡在敬肆之間耳。孔子作春秋。必記災異。警乎人君。萬世不死也。

晁錯

龜山楊氏曰。晁錯云。人君必知術數。又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而自親事。操是說。蓋未嘗知治體也。夫天下大器。非智力所能勝也。舜之惇五典。庸五禮。用五刑。皆因天而已。未嘗自為也。雖股肱耳目付之臣。而不自用。况以術數而自親事乎。使後世懷諂者。誤其君。挾術以自用。必資是言也。其為禍豈淺哉。若吳楚之反。不在錯。天下戶知之矣。景帝用讒邪之謀。以誅錯。其失計不已甚乎。當是時。兵之勝負。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誅其謀首。豈不殆哉。而在廷之臣。無一人為錯言者。蓋變起倉卒。各欲僥幸於無事。而莫敢以身任之也。然而錯亦有以

取之矣。夫漢之有七國，未若魯之三家也。孔子墮三都之城，而三家無敢不受命者，則其處之必有道矣。孟子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則曾在所損乎？在所益乎？使孟子而得志，固將損之也。錯無碩德，望以鎮服其心，而強為之謀，其召亂而取禍，蓋無足怪者。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視公孫弘輩如發蒙耳。則天下果非智力可為也。以一汲黯猶足以寢淮南之謀，况不為黯者乎？

南軒張氏曰：晁錯在當時，只合使戶部論思獻納之職。觀其言之是者行之，不是者置之，而後反之為御史大夫，則過

其才矣。至如馬謖，不是孔明錯看他，亦是用過其才。謖平生參軍事，煞有籌畫。一旦使之自將兵，所以敗耳。使參謀為都統，如何做得。

竇嬰 灌夫 田蚡

龜山楊氏曰：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約直之忤，太后旨可謂不阿矣。及為丞相，推轂士類，專用儒術，雖藉福之辨，不能遷惑其所守。直已以往，不撓權貴。其節義有足稱者。至晚節末路，失位不得志，而與灌夫相為引重。二人者，並位公侯，顯名當世。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進，顯淫奢無度，尊已以下人，壯

夫義士宜恥出其門而工人者乃幸其臨况以為名高其志慕又何其汙也。蓋鶩勢榮者勢窮則辱而氣隨以奪其理然矣。若灌夫者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焉。終以一朝之忿亡其身。非自取歟。竇嬰區區復銳於為救果何益哉。故卒與俱滅。是亦不知量也。田蚡規利賣國其不族幸矣。

卜式

潛室陳氏曰。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助邊。方事南越而式願父子俱死。天下方事匿財而式猶欲就助公家之費。凡式之所樂為者皆衆人之所難為。而武帝之所欲

為者。式輒揣其意而逆為之。故天下因式獲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褒寵眷遇。自以為有用於天下。及武帝當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日文章見棄。式乎。式乎。何不先衆人而為之乎。

公孫弘

程子曰。觀武帝問賢良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曰。堯遭洪水不聞禹世之有洪水也。而不對所由。姦人也。元城劉氏曰。公孫弘。姦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不用卜式。郭解是也。且武帝之好征伐。天下皆欲諫而止之。而式身為庶人。乃願以家財助邊。以迎合人主。其後

又欲父子死南越。帝由是移怒列侯，不肯從軍，坐酎金失侯者百六人。實式激其怒也。故弘以式為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且郭解以匹夫而奪人主死生之權，且聖人之作五刑，固有輕重。今一言不中意而立殺之，此何理也。考其唱此悖亂之風，解實為之魁。故弘之言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罪甚於解，知此二事得大臣之體。

張湯

凍水司馬氏曰：或稱張湯矯偽刻薄，而後嗣顯榮。七葉不絕。意者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近虛語耶。應之曰：不然。所

謂積者，繼世相因之謂也。故傳稱八元八凱，世濟其美；饗饗三族，世濟其凶。此非積善積惡之謂耶。藥書有惠於晉，晉人思之，厲雖剛愎，猶得保其宗廟。至盈無德，卿族遂亡。然則厲之所以存，書之餘慶也；盈之所以亡，厲之餘殃也。祖父有德，子孫為不善，未免禍敗，慶何有焉。祖父不善，而子孫有德，福祿將集，殃何有焉。祖父為不善，而子孫又無德，以蓋前人之愆，則餘殃被之。是以堯舜雖至德，朱均不能免其災；瞽瞍雖大惡，舜禹無所虧。其聖若張湯者，雖險詖人也，而有子安世，保輔漢室，寔有大功。子孫嗣之，率皆忠恪，信厚恭儉，周密邦有道不

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是光顯於後。彌歷永世。固其宜矣。又何異焉。

霍光

朱子曰。霍光臨大節。亦大有虧欠處。○問君臣之變。不可不講。且如霍光廢昌邑。正與伊尹同。然尹能使太甲自怨自艾。而卒復辟。光當時被昌邑說。天子有爭。臣七人兩句。後他更無轉側。萬一被他更咆勃時也。惡模樣。曰。到這裏也不解恤得惡模樣了。又問光畢竟是做得未宛轉。曰。做到這裏也不解得宛轉了。良久又曰。人臣也。莫願有此。萬一有此時也。十分使那宛轉不得。○問霍

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爲不知。馬援戒諸子。以口過而裹屍之禍。乃口過之所致。二人之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耶。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爲己師法。正不當如此論也。

南軒張氏曰。霍光天資重厚。如朝謁進止。常不差尺寸。似乎知學者。後人往往輕加詆毀。使之當大事。必不能然。立君豈易事。呂氏之難。或言齊王可立。大臣以爲王舅。駟鈞虎而冠。即立齊王。復爲呂氏矣。遂定議立文帝。須謹擇於其初。至如昌邑王在國。素狂縱。光不能察知。而輕立之。豈得無罪。其後幸而能立宣帝。劉元城謂取其

無黨。此則未然。○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不學之故也。人臣之功。至於周公。無以加矣。而詩人形容其盛德。則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夫何其溫恭謙厚也。是則雖以天子叔父之尊。處人臣之極位。有蓋世之功業。而玩其氣象。豈有一毫權勢之居。而人之視之也。但見其道德之可尊。而亦豈覺權勢之可憚哉。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而後之君子亦曰。事君若周公可也。如曾子之事親。適為人子之能盡其分者耳。非有加也。如周公之事君亦然。蓋在其身所當為者。而何一毫有於己也。周公惟無一毫有於己也。是故

德盛而愈恭。事業為無窮也。光之所建立。想負於其身。橫於其心。而不能以弭忘。惟其不能以弭忘。故其氣燄不可掩。威勢日以盛。權利之途。人爭趨之。非惟家人子弟。門生故吏。馴習驕縱。而不可戢。光之身亦不自知其安且肆矣。此凶于乃國。敗于乃家之原也。可不畏哉。故其一時用舍。進退。倒出於私意。以蘇武之忠節。進不由己。僅得典屬國。而大司馬長史。雖如楊敞之庸謬。亦得為宰相。至於如魏相。蕭望之之才。皆擯不用。田千秋。小不當意。則其壻即論死。作威作福。蓋如此。陰妻之邪謀。未論其不能白發於後。使其妻邪謀至此。而人敢為之。

助而無復言其姦。則履霜堅冰。馴致其道。夫豈一日之故哉。光至此亦無全理矣。原其始皆由於其心以寵利居成功。不知爲人臣之分。故曰不學之過也。雖然。後之儒生如班固輩。蓋知以不學病光矣。然使其當小利害。僅如毫髮。鮮不喪其所守。望其如光凜然當大事。屹如山嶽。其可得哉。然則光雖有不學之病。而其自得於天資者。蓋有不可及。後之儒生雖自號爲學者。譏議前人而反無以自立。則亦何貴乎學哉。予謂人才如光輩。學者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所長。而後議其所蔽。反身而察焉。則庶幾爲蓄德之要。不然。所論雖似高。亦爲虛言。

而已矣

或問周勃霍光在漢均有擁立之功。優劣如何。潛室陳氏曰。霍光仗忠義。舉動光明。平勃任智術。蹤跡踈昧。

汲黯

龜山楊氏曰。周勃起布衣。蓋推朴鄙人。以其重厚。故可屬大事。則天下重任。固非狷忿褊迫者所能勝也。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孫弘輩若發蒙爾。夫汲黯之直。爲天下敬憚如此。予獨疑其狷忿褊迫。臨大事不能無輕動。輕動則失事機。難與成功。故武帝謂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其有得於此乎。

疏廣受

或論二疏不合徒享爵位而去又不合不薦引剛直之士
代已輔導太子朱子曰疏廣父子亦不必苛責之雖未
盡出處之正然在當時親見元帝懦弱不可輔導他只
得去亦是避禍而已觀渠自云不去懼貽後悔亦自是
省事恬退底世間自有此等人他性自恬退又見得如
此只得去若不去蕭望之便是樣子望之即剛直之士

魏相 趙充國

南軒張氏曰魏相所存不得為正觀其有許史之累則可
見矣夫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為重此詭遇獲禽之

心君子不道也然其為相亦有可取者四方有異聞或
有逆賊災變輒奏言之此誠宰相事也其諫伐匈奴書
有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猶薄水旱不時按今
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此
非小變也凡此在他人不知為憂者而相獨知憂之亦
槩乎有聞矣故予甚惜其進之不能以正也進不以正
則牽制徇從之事必多而感格正抹之風或鮮矣
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為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也
充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遽而曰
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其不敢忽如此蓋思

慮之深。經歷之多。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為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閩外之寄。而為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圍疆而西戎坐消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反覆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出倫輩。予謂充國在宣帝時。且不獨為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為相。必能為國家圖回制度。為後世慮。安養百姓。為邦本計。如魏相輩。皆當在其下風耳。

丙吉

涑水司馬氏曰。丙吉為丞相。出逢群盜格鬪。死傷橫道。過之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以為詰禁盜賊。守令之事。陰陽不調。此乃宰相職耳。談者羨之。愚竊以為不然。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冕。無所施設。而陰陽自調。蓋亦佐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和氣洋洋。薄於宇宙。旁暢周達。浸潤滲漉。明則百姓洽。幽則鬼神諧。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雖古昔聖人之治天下。至於陰陽和寒暑時。而至治極矣。豈庸人所能致哉。當丙吉為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

紀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陰陽不亦踈乎。且京邑之內盜賊縱橫政之不行孰甚於此。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近不能正如遠人何。若曰守令之職守令不賢當責何人。非執政者之過而又誰歟。昔士會爲政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子產爲政桃李垂於街者莫援。若盜賊不禁而曰長安令之職風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而曰廷尉之職衣食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各有其官則宰相居於其間悉無所與而曰主調陰陽陰陽固可坐而調耶。愚以爲丙吉自知居其位而無益於世飾智譎問以揜其迹抑亦自欺而已矣。

已矣

南軒張氏曰丙吉深厚不伐在他人亦無所難者其德厚可稱也其爲相若寬緩者雖天資則然意亦以宣帝之政尚猛而有矯之之意歟然抑亦太甚矣至於韓延壽楊惲之死則亦莫能救也吉見謂不親小事知大體二卿之死夫豈事之小者耶濫刑若是其於大體何有若語其才識蓋不逮魏相遠矣

黃霸

象山陸氏曰黃霸爲潁川守鰥寡孤獨死無以葬者霸爲區處曰其所木可爲棺其亭猪可以祭吏往皆如其言

遣吏司察事既還而勞其食於道傍爲烏所攫肉事每
得實人無敢欺皆以爲神史家載其得之之由以爲語
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後世儒者乃以爲鈎距而
鄙之此在黃霸雖未盡善而後儒非之者猶爲無知蓋
不論其本而論其末不觀其心而遽議其行事則皆不
足以論人原霸之心本欲免人之欺求事之實而已

匡衡

朱子曰嘗見一人云匡衡做得相業全然不是只是所上
䟽議論甚好恐是收得好懷挾又云如答淮陽王求史
遷書其詞甚好又曰如宣元間詔令及戒諸侯王詔令

皆好不知是何人做漢初時却無此議論漢初却未曾
講貫得恁地又曰匡衡說詩關雎等處甚好亦是有所
師授講究得到

劉向 蕭望之

龜山楊氏曰漢武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神仙祭
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故淫祠於漢世爲多雖當時名
儒碩德繼登宰輔莫有能是正之者元成之際衡譚用
事始奮然欲盡去淫祠正以古義又幸世主從之其志
行矣未幾以劉向一言而廢祠復興豈不惜哉蓋人情
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

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見。况餘人乎。○自孟子沒。王道不傳。故世無王佐之才。既無王佐之才。故其治效終不如古。若要行道。纔說做計較。要行便不是。何故自家先負一箇不誠了。安得事成。劉向多少忠於漢。只為做計較大。甚纔被見破。手足俱露。是其模樣。○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劉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中。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興神仙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鴻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之過也。豈其逢世希合而為之歟。抑年少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歟。其

後與望之堪猛輩並立于朝。為羣小側目。更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其義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為盛衰。蓋天地之大義也。消息盈虛。天地且不能不以其漸。况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憑藉私昵。寵嬖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深。其滋蔓遠。非所以朝升而暮罷。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恃也。亦有吾之仁義而已。彼方欲肆欺以罔吾之信。為數以敗吾之義。而吾且欲決而去之。而自為不信。其見乘也不亦宜乎。予讀更生傳。見其惓惓於其君。未嘗不為之歎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故一蹶而不振。悲夫。

南軒張氏曰。蕭望之劉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而外有史高總朝廷之事。內有恭顯制樞機之權。二子居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疑之時矣。所以處之之道。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守。誠意懇惻以廣上心。人才兼收以彊國勢。謹其爲。勿使有差。密其機。勿使或露。積之以久。上心開明。人才衆多。群心歸而理勢順。庶幾有可爲者。此在易也。膏小貞之義也。而二子處之。蓋甚踈矣。其綢繆經理。未嘗有一日之功也。遽白罷中書官。官其機蓋已盡露。而無餘策。旣不蒙信用。而中外小人並起。而乘之。身之死。逐不足道。而當時之事。遂不可復救。甚

矣。二子之踈也。况其所爲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而二子者。不惟其賢。惟其附己。不知小人迎合於外者。詎可保耶。故以鄭朋之傾邪。而使之待詔。至於華龍之汙穢。亦欲入其黨。彼蓋有以召之也。在易有之。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者也。二子處群小之間。而不嚴如是。其可得乎。袁安任隗。當梁冀強橫之時。非惟不能加害。而卒能去之。以安隗所處之嚴故也。故史稱安隗素行高。冀未有以害之。斯言誠有味也。二子曾不知此耶。至於使外親上變事。與子上書。則又其甚矣。予觀二子所執。雖正。然懇誠之心。不篤。勢

利之念相交。以天下之公義而行之。以一己之私。蓋不知學之弊也。吁可惜哉。然而昔人未可以一失斷其平生。君更生經歷憂患。晚歲氣象殊勝於前。處王氏之際。庶幾爲憂國敦篤者矣。

龔勝

涑水司馬氏曰。王莽慕龍其君賓之名。誅以尊爵厚祿。劫以淫威重勢。而必致之。君賓不勝。逼迫絕食而死。班固以薰膏之語譏焉。未聞有爲辨之者也。可不哀歟。昔者紂爲不道。毒痛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困窮而征之。斯則有道天子誅一亂政之匹夫爾。於何不可。而伯夷叔齊

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猶隘如此。仲尼猶稱之曰仁。以爲不殞其節而已。況於王莽憑漢累世之恩。因其繼嗣衰絕。飾詐僞而盜之。又欲誣誇清士。以其臭腐之爵祿。甘言諛禮。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攘。則志行之士。舍死何以全其道哉。或者謂其不能黜芳棄明。保其天年。然則虎豹之鞞。何以異於大羊之鞞。庸人之行。孰不如此。又責其不詭辭。曲對若薛方然。然則將未免於諂。豈曰能賢。故君賓遭遇無道。及此窮矣。失節之徒。排毀忠正。以遂己非。不察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稱伯夷叔齊。不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識知之信矣。

哉

王莽

潛室陳氏曰。莽拔於族屬。繼四父而輔政。時人未之信也。於是刻心厲行。以著其節。禮賢下士。以釣其名。分布黨與。以承其意。諂事母后。以市其權。延見吏民。以致其恩。意上下之勢。既成。而人皆知有莽矣。於是力爲險異之行。以焜耀當時。封邑不受。位號不居。視天下爵祿。若將免焉。天下之人。見其苦心如此。遂以其無他。而謂伊周復出。故其避丁傳也。莫不稱其賢。其罷歸也。天下莫不訟其寬。一辭采女。而詣闕上書者千數。辭益封。而吏民

上書者八千人。辭新野田。而前後上書者至四十八萬。蓋當時惟恐莽之一日去漢。舉國以授之。惟恐其不受。夫莽斗筭之才。賈孺之智。兒曹之恩。妾婦之行。徒以驅委庸人。籠絡小孺。媚事婦人。女子可也。而乃掩竊大物。豈非厄會然歟。

總論

朱子曰。漢興之初。人未甚繁。氣象剗地較好。到武宣極盛時。便有衰底意思。○周人繁密。秦人盡掃了。所以賈誼謂秦專用苟簡自恣之行。秦又太苟簡自恣。不曾竭其心思。太史公董仲舒論漢事。皆欲用夏之忠。不知漢初

承秦掃去許多繁文。已是質了。○董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張子房近黃老。而隱晦不露。

南軒張氏曰。西漢末世。風節不競。居位大臣。號為有正論者。不過王嘉何武師丹耳。在波蕩風靡之中。誠亦可取。比之光禹。則甚有間矣。然西漢末年。正如病者。元氣先敗。凡疾皆得以入之。而皆得以亡之。為當時大臣者。要當力陳國勢根本之已蹶。勸人主以自強於德。多求賢才。以自輔。庶可以扶助元氣。消靡沉痾。若不循其本。而姑因一事之謬。一人之進。而指陳之。縱使一事之正。一人之去。亦將有繼其後者。終無益也。故哀帝之末。董賢雖去。而王氏即起。遂以亡漢矣。自成帝以來。受病之痼。且大者。乃在王氏。如丁傅董賢之徒。又特一時乘間之疾耳。在位者當深以王氏為慮。以王氏為慮。當如予所言。先勸人主以自強於德。自強於德。則不宜少有差失。顧反尊傅氏。寵董賢。以重失天下之心。是益自削而增助王氏之勢耳。故莽得以拱手而乘其後。惜當時論者皆不知及此也。可勝歎哉。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二

歷代四

東漢

光武

南軒張氏曰。光武之不任功臣爲三公。蓋鑒高帝之弊。而欲保全之前。史莫不以爲美談。以予觀之。光武之保全功臣。使皆得以福祿終身。是固美矣。然於用人之道。則有未盡也。蓋用人之道。先以一說橫於胷中。則爲私意。非立賢無方之義矣。高祖之待功臣。誠非也。如韓彭黥布之徒。雖有大功。要皆天資小人在。易之師。開國承家。

小人勿用。蓋於用師既終成功之後，但當寵之以富貴，而不可使之有國家而為政也。高帝正犯此義，是以不能保功臣之終。為光武者，要當察吾大臣有如韓彭之徒者乎？則當以是待之。若光武之功臣，則異於是。至寇鄧賈復，則又識明而行脩量，洪而器遠。以光武時所用之大臣論之，若三子者，類過之遠甚。與共圖政，豈不可乎？顧乃執一槩之嫌，廢大公之義，是反為私意而已矣。抑光武之所責於大臣者，特為吏事。大臣之職，顧如是乎？惟其不知大臣所當任之職，故不知用大臣之道。而獨以吏事之督責為憂，抑亦末矣。方當亂定之後，正宜

登用賢才，與共圖紀綱，以為垂世長久之計。而但知吏事責三公，其貽謀之不競，亦宜矣。

東萊呂氏曰：光武治天下，規模不及高帝，其禮嚴。光用卓茂，所以養得後來許多名節。○光武罷郡縣材官等事，其識見與秦皇相去不遠。

或問光武之失，正在攬權。而史乃稱其總攬權綱，舉無過事。何耶？潛室陳氏曰：光武再造於僮仆之後，如何不總攬權綱？但末流之弊，至不任三公，乃矯枉過正，非謂全不是。

和帝

致堂胡氏曰。和帝幼冲。能誅竇憲。自是威權不失。無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禮賢納諫。中國又安。方之章帝。實過之矣。

鄧禹 吳漢

朱子曰。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爲非常人。後來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爲人所屠。今人

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緊密。未聞粗魯闊略而能有成者。

嚴光

南軒張氏曰。嘗怪嚴子陵。竟不爲帝少屈。何邪。攷子陵之言論風旨。亦非素隱行怪。必欲長往而不反者。彼與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爲最詳也。以謂光武欲爲當時之治。則當時之人才固足辦之。而無待乎已。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有未能信從者。不然。徒受其高位。饗其尊禮之虛名。則非子陵之本心也。故寧不就之。然而

以子陵為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卧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為力固亦多矣。豈不美哉。

黃憲

龜山楊氏曰。黃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矣。

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朱子曰。畢竟是資稟好。又問若得聖人為之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顏子不是一箇衰善底人。看他多少聰明。便敢問為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

李固 杜喬

南軒張氏曰。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凜乎猶有生氣。其視胡廣趙戒輩。真不翅如糞土也。但恨於幾會節目之間。處之未盡要。是於春秋提綱之法。講之不素耳。李固方舉於朝。即就梁商之辟。商雖未有顯過。然如固之志業。其進也將以正邦。殆不可以苟也。一為之屬。即涉梁氏賓客事。必有牽制者矣。此其失之於前也。方質帝之弒也。固為首相。又質帝忍死有語之以被毒之事。則任是責者。非固而誰。質帝既不幸。固便當召尚書發冀姦。正大義。顯言于朝。則忠臣義士。孰不應固。冀雖勢盛。然名其為賊。逆順理殊。蓋可誅也。此間不

容髮之時。而固昧夫大幾。獨推究侍醫等舉動迂緩。使冀得以措手。大義不白。人心日以懈弛。其幾既失。固身據大位。當大權。持大義。而反聽命受制於賊。豈不惜哉。此其失之於後也。夫以冀之悖逆。而固且奏記與議。所立固豈不知冀心之所存哉。失太阿之柄。而陵遲至此耳。度固之不自發冀罪。非黨梁氏也。恐事之不成無益。故欲隱忍以待清河王之立。庶幾可扶社稷。而不知天下大變。已為冢宰理當明義以正之事。之成與不成。蓋非所問。況如前所論逆順之理。冀決無以遁死邪。固之隱忍。乃所以成其姦謀。殺身不足道。而社稷重受害矣。

若固者。盡其忠國之心。而無克亂之才。可勝惜哉。杜喬在九卿中。若懷是見。必贊固為之矣。及繼固為相。已制命於冀矣。相與就死。嗚呼悲夫。

朱穆

龜山楊氏曰。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論議。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而主梁冀。烏在其為貞孤哉。然邕之從董卓。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穆為過也。

荀淑

朱子曰。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毆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或則遂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爲非。而真以爲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

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

陳寔

勉齋黃氏曰。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其爲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前輩亦以爲太丘道廣。嘗竊疑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爲歟。士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爲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遠人物如此。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爲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真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

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塹者也。

竇武何進

陳蕃

龜山楊氏曰。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久矣。王甫曹節。以臺廝之賤。便嬖寵昵之私。竊弄神器。固天下之所同疾也。竇武倚元舅之親。操國重柄。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仗義協謀。勦絕凶類。正猶因迅風之勢。以揚稊粃耳。豈不易哉。然而身敗功頽。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方武之不受詔。馳入步軍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以有爲也。張奐北州人。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動也。不能乘

機決策。收爲己用。而乃遲回達旦。使逆賊得與奐等合。豈不惜哉。何進親見竇氏之敗。而不用陳琳鄭公業之諫。躬蹈覆轍。引姦凶而授之柄。卒成移鼎之禍。進實兆之也。范曄乃引天廢商之言。豈不謬哉。

朱子曰。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爲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竇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

南軒張氏曰。竇武陳蕃。雖據權處位。而事當至難。主弱一

也。政在房闈。二也。宦者盤錯其勢已成。三也。武等雖漸引類於朝而植根未固。上則太后之心未明禍亂之原。下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而武等之謀。但欲速決。為誅小人之計。夫當時宦者雖有罪。然豈無輕重先後之倫。乃一槩欲施之。舉動草草。今日誅數輩。明日誅數輩。輕重失其權。先後失其序。非天討矣。且使之人人自疑。反締其黨。與而速其姦謀。善處大事者。顧如是邪。觀朱瑀所謂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族滅。使蕃武施之。有道行之有序。則雖此曹。蓋亦有心服者矣。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此待盜與小人之法。而亦天

心也。況其所自處者。又自有失。方是時。非衆志允從。其何以濟事。宦者竊柄已久。人知有此曹而已。為大臣者。要當深自刻苦。至誠惻怛。舉動無失。而後人有以孚信。而趨向於我。人心向信。則勢立而形成。然後可以消弭禍亂。而武於靈帝踐位之初。一門三侯。妄自封殖。如此其誰心服乎。故王甫後來亦得以藉口。則可見此曹平日之所竊議。而衆志之所不平者矣。及難之作。雖曰忠義。而無或應之。以張奐之賢。猶且被紿而莫知逆順之所在。則以武平日所為。未有以慰士大夫故也。蕃雖辭爵而不能力止武之封。是亦潔身之為耳。任天下之重。

顧止如是哉。然予每讀蕃辭爵之跡，未嘗不三復歎息。其辭達其義正，東京之文若此者，蓋鮮亦足以見其忠義之氣也。可勝惜哉。

趙苞

程子曰：東漢趙苞為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臧洪

龜山楊氏曰：臧洪初為張超功曹，後遇袁紹以為青州刺

史二人之遇洪，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二人者，何其異哉。方曹公圍超於雍丘也，洪欲赴難而請兵於紹，袁曹方睦，而紹之與超素無一日之歡，則雍丘之圍非切於己也。欲其背好用師以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為過。而洪之絕紹，豈亦不量彼已歟？其不屈而死也，蓋亦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已。

總論

或有問：審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初理會不得。武子當衛成公無道失國之時，周旋其間，盡心竭力而不去。及成公囚京師，武子求掌橐

饋賂醫薄。酖免衛侯於死。終以復國。及元咺之訟武子。又獨以忠而獲免。其能保身以濟其君如此。雖謂之知可也。而夫子曰其愚不可及。又嘗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以伯玉之事責武子。雖謂之愚。不識時亦可也。然惓惓忠君不避險艱。能爲人所不能爲。抑亦難矣。故謂之愚。蓋閔之也。其稱南容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免於刑戮。武子之免亦幸矣。然武子仕衛兩世。其君信任之。義不可棄之。而去其幾於東漢王允乎。允又不免被害。伊尹以天下爲己任。治亦進亂亦進。使成湯不興。聘幣不至。雖五就桀。其志曷

施。陳蕃漢代人豪。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屢退而不去者。以仁爲己任。非人倫莫相卹也。卒以謀踈見殺。亦昧於夫子免刑戮之戒。然陳蕃王允猶是當時朝廷倚任。身居鼎軸。義當與國存亡。故程子曰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若無言責官守。則如東海逢萌。當先漢之亂。憤三綱之既絕。挂冠東都門。浮海而去。惟恐其或緩也。君子之道。誰可不識時。幾朱子所疑。南武子事大槩得之。但爲蘧伯玉南容之愚。則易爲武子之愚。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及之歎。陳蕃王允固不得爲伯玉南容之愚。然蕃事未成而謀已泄。允功未就而志已

驕則又不能爲審武子之愚。此其所以取禍也。然爲逢
萌則甚易。爲二公則甚難。又不可以彼而責此。但當問
其時義之如何。與其所處之當否可也。

南軒張氏曰。高祖洪模大略。非光武所及也。高祖起匹夫。
提三尺取天下。光武則以帝室之胄。因人心之思漢而
復舊業。其難易固有間矣。而高祖之對乃項籍。亦蓋世
之豪也。光武所與周旋者。獨張步。隗囂。公孫述。輩。其去
籍蓋萬萬相遠矣。至於韓信。彭越之徒。皆如泛駕之馬。
實難駕御。而盡在高祖掌握之中。指麾使令。無不如意。
使光武有臣如此。未必能用也。然而創業之難。光武固

不及高祖。而至於光武之善守。則復非高祖所及也。大
抵高祖天資極高。所不足者學爾。卽位之後。所以維持
經理者。類皆踈略。雄傑之氣。不能自斂。卒至平城之辱。
一時功臣處之。不得其道。類皆赤族。此則由其學不足
之故也。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時。從諸生講
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既定。則知兵之不可不戢。審黃石
存包桑。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安南定北。以爲單于久
遠之計。處置功臣。假以爵寵。而不使之任事。卒保全其
始終。凡此皆思慮縝密。要自儒學中來。至於尊禮隱逸。
褒崇風節。以振起士氣。後之人君。尤未易及此。非特高祖

也嗟乎以高祖之天資使之知學為當務則湯武之聖亦豈不可至哉是尤可歎息也○名節之稱起於衰世昔之儒者學問素克其施於用隨時著見不斲於名節而其節不可奪不斲乎徇名而其名隨之在已初無一毫加意也至於世衰道微於陵遲委靡之中而其能拔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歸之而士君子道學未至則亦以此自負吁亦小矣然而名節之稱雖起於衰世而於衰世之中實亦有賴乎此使併與是焉而俱亡則亦無以為國矣西漢之儒者予甚病之蓋自董相申公數人之外自餘徃徃以佔畢詁訓為儒無復氣象上焉既不

能推尋問學之源流而其次又不能以名節立於衰世其亦何所貴於儒也考其所自亦由上之人有以致之自高帝鄙薄儒生文景則尚黃老武帝雖號為表章然徇其文而不究其實適足以為害至宣帝則又明示所以不崇尚之意矣則其挫抑摧沮之餘不復自振固宜然儒者之學豈必為一時貴尚而後勉邪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漢之儒者自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利祿為事至於公孫丞相取相印封侯學士皆歆慕之其流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况他人乎蓋其習俗胥靡之陋一至於此且乎王莽篡竊之日貢符

獻瑞一朝成群。而能自潔者班班僅有見於史也。故光武中興力矯斯弊。尊德義貴隱逸。以變其風。而中世以後人才輩出。雖視昔之儒者。有愧然在衰世之中。守義不變。蓋有足尚者矣。至於桓靈之後。國勢奄奄。群狡並起。睥睨神器。未敢即取者。亦一時君子維持之力也。然則名節之稱。在君子則爲未盡。而於國家亦何負哉。蓋不可不思也。○人言東漢之亡。黨錮趣之也。曾不知東漢若無數君子。其亡也尤速。譬如羸病者之服丹。一旦死則歸罪於丹。不知其所以能延數日之命者。丹之力。使其不服丹。則其死必速矣。○東京黨錮諸君子。蓋嘉

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處之未盡。重其天資之高。而歎其於學有所未足也。方是時。乾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之勢。日入於頽敗矣。而諸君子曾不少貶。以徇於世。慷慨所激。視死如歸。至於患難得喪。寧復肯顧。其志氣可謂美矣。雖然。昔之君子。其出處屈伸之際。蓋各有義。故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時不我用。則晦處自脩。危行而言遜。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思其艱。而慮其周。扶持根本。漸以圖濟。其爲不可驟也。黨錮諸君子在下。則噓枯吹生。自爲題榜。圭角眩露。昧夫處困之道矣。及其有位於朝。不過奮袂正色。

搏擊豪強數輩以爲事業在是矣。又進而居高位。則果於有爲。直欲一施之而不復顧身死。非所問。而國勢愈傾。是又失亨屯之法矣。是豈非有所未盡爲可恨歟。若諸君子之不爲死生禍福易操。其間如李膺杜密陳蕃輩卓然一時。其天資可謂剛特不群矣。然惟其未知從事於聖門也。故所行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循乎義理之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而未盡夫惻隱之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歟。使其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揉之。其必有道矣。或以爲陳太丘之事。爲得其中。以予觀之。

太丘在諸君子之中。持心最平。蓋天資又加美焉耳。而其所處張讓之事。亦非中節。在當時隱迹自晦。豈無其方。何至送宦者之葬。此又爲矯失之過。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乎。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足爲當時人物之領袖。然投斂之功。猶未之盡。要亦於學有欠也。不然。則黃叔度乎。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爲最高乎。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或問高帝不免韓彭之誅。而光武乃能全功臣之世。何耶。潛室陳氏曰。此大有說。一則逐鹿之勢。外相臣服。事定。

難制一則高祖之業名位素定事已相安一則草昧功
臣豪傑難收一則中興功臣謹守規矩一則大度中有
嫚罵之失人心素疑一則大度中能動如節度人心素
定一則劫其死力封爵過度不計後患一則赤心在人
監戒覆轍務在保全○問高帝只因請死事便疑蕭何
欲置之辟光武於馮異或譖其威權太重百姓歸心而
帝信之愈篤何高帝之介介於其小而光武乃釋然於
其大曰高帝因諸將而疑元臣光武鑒往事而全功臣

其三國

漢昭烈

或云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朱子曰先主見幾不明經
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烏在其知權耶
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
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
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劉備之敗於陸
遜雖言不合輕敵亦是自不合連營七百餘里先自做
了敗形是時孔明在成都督運餉後云法孝直若在不
使主上有此行孔明先不知曾諫止與否今皆不可考
但孔明雖正然益去聲法孝直輕快必有術以止之○先
主不忍取荊州不得已而為劉璋之圖若取荊州雖不

爲當然劉表之後君弱勢孤必爲他人所取較之取劉璋不若得荊州之爲愈也學者皆知曹氏爲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爲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興復漢室自當與先主協力并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纔整頓得起時便與壞倒如襲取關羽之類是也權自知與操同是竊據漢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滅曹氏且復滅吳矣權之姦謀蓋不可掩平時所與先主交通姑爲自全計爾或曰孔明與先主俱留益州獨令關羽在外遂爲陸遜所襲當時只先主在內孔明在外如何曰正當經理西向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關羽恃才踈鹵自取其敗據

當時處置如此若無意外齟齬曹氏不足平兩路進兵何可當也此亦漢室不可復興天命不可再續而已深可惜哉

或問蜀先主以國委孔明無言不聽伐吳之役先主誠失計也而孔明曾不以爲非及其旣敗乃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何孔明不能諫於知己之主而猶有待於孝直也潛室陳氏曰只緣孔明規模在據荊益方成伯業以荊州爲必爭之地爭而不得後方悔耳

魏曹操 吳孫權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温公退居洛一日語某曰昨夕看

三國志識破一事。因令取三國志及文選示某。乃理會武帝遺令也。公曰。遺令之意如何。某曰。曹公平生姦至此盡矣。故臨死諄諄作此令也。公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擇緊要言語付囑子孫。至若纖細不緊要之事。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爲。吾未嘗教爲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公似有喜色。且戒某曰。

非有識之士。不足以語之。或云非溫公識高。不能至此。曰。此無他也。乃一誠字爾。惟以誠意讀之。且誠之至者。可以開金石。況此虛僞之事。一看即解散也。某因此歷觀曹操平生之事。無不如此。夜卧枕圓枕。散野葛至尺許。飲鳩酒至一盞。皆此意也。操之負人多矣。恐人報己。故先揚此聲。以誑時人。使人無害己意也。然則遺令之意。亦揚此聲。以誑後世耳。

或論三國形勢。朱子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爲取天下之資。既被袁紹先說了。他又成出他下。故爲大言以誑之。胡致堂說史臣後來代爲文辭。以欺後世。看

來只是一時無說了。大言耳。此著被袁紹先下了。後來
崎嶇萬狀。尋得箇獻帝來。爲挾天子。令諸侯之舉。此亦
是第二大著。若孫權據江南。劉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
勢。僅足以自保耳。○曹操用兵。煞有那幸而不敗處。却
極能料。如征烏桓。便能料得劉表不從。其後來。○孫權
與劉備同禦曹操。亦是其勢不得不合。孫權若不與劉
備。卽當迎降於操。然此兩人終非好相識。到利害處。便
不相顧。劉備纔得荊州。權便遣呂蒙去擒關羽。○人謂
曹操父子爲漢賊。以某觀之。孫權真漢賊耳。先主孔明
正做得好時。被孫權來戰兩陣。到這裏便難向前了。權

又結托曹氏父子。權之爲人。正如偷去劉氏一物。知劉
氏之興必來取此物。不若結托曹氏。以賊托賊。使曹氏
勝。我不害。守得一隅。曹氏亡。則吾亦初無利害。

諸葛亮

程子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
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
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
所并取。而興劉則可也。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
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孔明營五丈原。
宣王言無能爲。此僞言安三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先

主嘗自觀五丈原曰。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
○問文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亮可
以當此否。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是諸葛亮已近王佐。
又問如取劉璋事如何。曰。只有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
較利害當時只為不得此。則無以為資。然豈有人特地
出迎。他却於座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箇為利。君子則
不然。只一箇義不可便休。豈可苟為。又問如湯兼弱攻
昧如何。曰。弱者兼之。非謂并兼取他。只為助他與之相
兼也。昧者乃攻。亂者乃取。亡者乃侮。○諸葛亮近王佐
之才。或問亮果王佐才。何為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為於

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
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
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武侯。
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邪。某謂之曰。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
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
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
顧爾曰。三國之興孰為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
元城劉氏曰。淮陰武侯二人不同。若論人品。則淮陰不及
孔明遠甚。若論功業。而武侯何寥寥也。馬永卿曰。西南

者漢始終之地也。故漢起於西南而卒終於此。而淮陰當漢之初興。故能卓卓如此。而武侯之時。火將燼矣。故無所成也。曰。此固然矣。然淮陰所以得便宜者。以平日名太卑。而武侯所以無成者。以平日名太高也。淮陰有乞食胯下之辱也。而武侯即隱於隆中。而當時謂之卧龍。此一事也。又淮陰既從項梁。又事項羽。又歸漢。而武侯則必待三顧而後起。此又一事也。又楚漢之時。用兵者皆非淮陰之敵。而嘗易之。故淮陰能取勝也。三國之時。若司馬仲達輩。乃武侯等輩人也。而又素畏孔明。故武侯不能取勝也。譬如奕碁有二國手。一國手未有名。

而對之。乃低碁。不知其為國手。而嘗易之。故狼狽大敗。有一國手。已有名。對局者亦國手。而差弱焉。謹以待之。故勝敗未分也。且淮陰既平魏趙。而功業如此。其卓犖也。而龍且尚且輕之。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毋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以淮陰平日名素卑也。孔明與司馬宣王對壘。不能取尺寸地。宣王受其中。幘之辱。而不敢出兵。至其已死。按行軍壘。猶曰。天下奇材也。故當時有死諸葛。走生仲達之嘲。以孔明平日名素高故也。人品高下不同。而其功業反相去之遠者。由此。

豫章羅氏曰。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而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公之材畧。諸葛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材大任小。惜哉。朱子曰。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宏。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爲先主之謀未必是孔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一語議論。後來壞事。却追恨法孝直若在。則能

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南軒言孔明體正大。問學未至此語也好。但孔明本不知學。全是駁雜了。然却有儒者氣象。後世誠無他比。○程先生云。孔明有王佐之心。然其道則未盡。其論極當。魏延請從間道出關中。侯不聽。侯意中固已是我底物事。何必如此。故不從。不知先主當時只從孔明。不知孔明如何取荆取蜀。若更從魏延。間道出關中。所守者只是庸人。從此一出。是甚聲勢。如拉朽然。後竟不肯爲之。○問孔明出處。曰。當時只有蜀先主可與有爲耳。如劉表劉璋之徒。皆了不得。曹操自是賊。既不可從。孫權又是

兩間底人。只有先主名分正。故只得從之。○問孔明殺劉璋是如何。曰。這只是不是。初間教先主殺劉璋。先主不從。到後來先主見事勢迫也。打不過。便從他計。要知不當恁地行計殺了他。若明大義。聲罪致討。不患不服。看劉璋欲從先主之招。傾城人民願留之。那時郡國久長。能得人心如此。○孔明之事。其於荆蜀亦合取。當日草廬亦是商量準擬在此。但此時不當恁地。若是恁地取時。全不成舉措。如二人視魏而不伐。自合當取。兼在是時。捨此無以為資。若能聲其罪。用兵而取之。却正。但當時劉焉父子亦得人情。恐亦未易取。或問聖人處此。

合如何。曰。亦須別有箇道理。若似如此。寧可事不成。只為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孔明大綱却好。只為如此。便有斑駁處。○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足故耶。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為精熟而已。則獨觀大旨。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而不務精熟。亦豈得無欠闕耶。○或論孔明事以為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為畧數千戶而歸。不肯徒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未能免俗者。則熹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既不能守而歸。則魏人

復取三郡。必齟齬首事者墳墓矣。拔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能守。虜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爲我死者。肝腦塗地。而莫之收省。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畧。恐未必如或者之論也。○孔明失三郡。非不欲盡徙其民意。其倉卒之際。力之所及。止是而已。若其心。則豈有窮哉。以其所謂困於豺狼之吻者。觀之。則亦安知前日魏人之暴其邊境之民。不若今之胡虜哉。孔明非急近

功見小利。詭衆而自欺者。徙民而歸。殆亦昭烈不肯棄民之意歟。○問孔明興禮樂如何。曰。也不見得孔明都是禮樂中人。也只是粗底禮樂。○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爲多焉。○看史策。自那時節。必有重兵守這處。不可過。今只見子午谷易過。而武侯自不過。史只載魏延之計。以爲夏侯楙是曹操壻。怯而無謀。守長安甚不足畏。這般所在。只是該載不

盡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又揚聲由斜谷。又使人擷箕谷。此可見未易過。○問孔明出師每乏糧。古人做事須有道理。須先立些根本。曰。孔明是殺賊。不得不急。如人有箇大家被賊來。占了。趕出在外。墻下住。殺之。豈可緩。一纔緩。人便一切都忘了。孔明亦自言一年死了幾多人。不得不急爲之意。司馬懿甚畏孔明。便使得幸毗來。遏令不出兵。其實是不敢出也。○諸葛公是忠義的。司馬懿。司馬懿是無狀底。諸葛公。劉禪。備位而已。南軒張氏曰。諸葛武侯。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

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亡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卧。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

其治國立經陳紀而不為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為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沒自表之辭。則知天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非耶。○問孔明不死能取中原否。曰。屯田渭上。根本已固。必能取中原。司馬懿亦是能者。常不敢與戰。又問蔣琬特守常之才乎。曰。誠不可以應變。○馬謖議論與孔明畧相似。其才非不可用。但置

之帷幄。則可以之為將帥。則違其才。孔明使之領眾為前鋒。於此小有差爾。

或問魯兩生謂禮樂必百年可興。文中子輕許孔明何也。潛室陳氏曰。叔孫通人物污下。故兩生却之。孔明人物正大。故文中子許之。○問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近思錄程子亦以此許之。敢問孔明自比管樂。使果能興復漢室。恐未必便能興禮樂。如三代曰。孔明是天資帶得。又從學問中攬出來。擬他用事行師。調度若當升平之時。做出必須光明。不止漢唐人物。○問巴蜀四塞。非進取之地。惟一江陵。然諸葛亮不勸先

主都之。及關羽之危。又不聞救之。何也。曰。江陵屬荊州。武侯首陳取荊州之策。先主不能用。其後爭之於吳。而不得。吳止分數郡以與之。至關羽之敗。并數郡而失之。況得而都之耶。況荆襄爲南北咽喉。在三國爲必爭之地。乃戎馬之場。非帝之都也。

魯齋許氏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時只有復漢討賊爲當然。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歸之於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害也。

臨川吳氏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漢丞相諸葛忠武侯語也。可以爲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爲相之體哉。於主簿楊顥之諫也。生旣謝之。死又哀之。孔明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繁。至爲敵國所窺。而慶幸其不久。孔明豈不知愛重其身哉。其若是者。何也。嗚呼。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夫知相之體。而未免自勞。知言之忠。而未見樂取。知一身繫國之存亡。而竟取敵國慶幸之計。苟非甚愚者。或有所不爲。而謂蓋世絕人之智者爲之乎。予故曰。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且當時事勢如何耶。以一木支大厦之傾。事君

而致其身。盡瘁於國。遑恤其他。夫豈可已而不已者。楊
顛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未也。杜子美
詩云。三分割地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又云。運移漢
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此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
乎知孔明之心。而豈常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擬議者哉。

荀彧

龜山楊氏曰。議者謂曹公非取天下於漢。其說非也。方曹
公以強忍之資。因亂假義。挾主威以制諸侯。其包藏禍
心。天下庸人知之矣。而荀彧間關河。誓共擇其所歸。卒從
曹氏志。欲扶義奮謀。以舒倒懸之急。逆其行事。可謂勇

智兼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其拒董昭之議。何
也。夫豈誠有忠貞之節歟。抑欲以晚節蓋之歟。由前則
不智。由後則不忠。不智不忠而求免於亂臣。宜乎其難
矣。嗚呼。荀君安得無罪歟。觀其臨大義。斷大謀。操弄強
敵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之霸業。至其威加海內。下陵
上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猶揚瀾潰堤。以成滔天之勢。
而後徐以一葦障之。尚可得乎。而范曄猶謂彧有殺身
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東坡謂荀文若。其才似子
房。其道似伯夷。予以謂其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
事非君。不立於惡人之朝。寧忍事操乎。以爲其道似伯

夷吾不知其說

朱子曰。荀彧之死。胡文定引宋景文說。以爲劉穆之。宋齊丘之比。最爲得其情狀之實。無復改評矣。考其議論本末。未見其有扶漢之心。其死亦何足悲。又據本傳。彧乃唐衡之壻。則彧之失其本心久矣。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二



1

